

补液也叫输液，俗称“打点滴”，西医临床常在葡萄糖液中加入药物，直接静脉滴注，治疗各种较为急、重的疾病，现今医院的补液已是热火朝天，有时连普通感冒发热也不例外，不免小题大做，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我说中医也曾用过补液治病，别人或许会认为我在讲天方夜谭，然而这是历史事实，它需要追溯到遥远的唐宋时期，当时在临床上曾经普遍地大量地应用各种植物的新鲜自然汁，来补充体液，弥补重证、慢性病造成的体液消耗，同时又发挥它们独特的治病作用，当然，那时补液不可能像今天那样静脉滴注，而是靠口服、频服、大量服，通过胃肠道的吸收，发挥它们的作用，然这种先人独创的补液方法与今日静脉滴注的作用和目的可谓如出一辙。常用的自然汁有：生地黄汁、天冬汁、麦冬汁、葛根汁、地骨皮汁、藕汁、百部汁、百合汁、芦根汁、茅根汁、生姜汁等，它们新鲜而富于营养，既补液养阴，固护元气，又各具治病的特点和优势，协助主药，起到治疗的作用。在历史上它曾经为拯救各种急重症病，为我们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过重大贡献。如初唐名医孙思邈，治疗上消化道出血，用生大黄粉、生地黄汁两味药，前者止血，后者补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曾在卢中心医院中西综合病房与焦东海医师

闲话中医“补液”

潘华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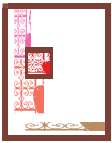
共事，分管病房，目睹大黄止血之验者无算，焦医师筭路蓝缕，数十年矢志于大黄之研究，其切实的疗效已得到科学的认证，问题在于一千四百年前孙思邈用大黄的同时，再补助以大量的生地黄汁，我说这比单用大黄更胜一筹，因为地黄不仅协同大黄止血，更在于它能凉血清热，养阴生津，补充体液而抗失血性休克。这样绝佳的秘方，孙思邈并没有像今天电视剧中某些老字号药店药的掌柜们一样把它精心皮藏起来，轻不示人，也没有因此而走下太白山来到长安改作药材生意，而是毫无保留地在《千金方》一书中把它公诸于世，且唯恐世人掉以轻心，竭力推崇它为“吐血百治不差，疗十不差，神验不传方”，大医精诚，天人共鉴，能不令今人汗颜？！

宋代《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中补液良方更多，如治严重咳嗽，久久不已，用“生百部汁、生姜汁、百合汁、白蜜”；久病毛痒色天，不能饮食者用“生姜汁、蜜、生地黄汁”等等，今书俱在，足可印证，不复赘列。照理说唐宋已如此广泛应用自然汁了，后世一定会发展得更完善，遗憾的是历史事实并不如此。金元变革，战祸频仍，博大精深

的唐宋医学的整体格局被渐次解体，代之以一时、一地、一事所需的专题医学，自然汁由于采办、贮藏的不易也随之成了明日黄花。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随老师记得，自然汁虽已绝迹，老师仍能以鲜生地、沙参、石斛等代之，补液遗旨，一息尚存。六十年代我做医生时，几家传统大药店仍可勉强供给鲜药，七十年代起鲜药在药肆绝了踪影，三十年来中药界不正常的缺货成了今天正常的不供货，传统特色，荡然无存。参茸滋补，惠在富贵之家；鲜药济渴，泽被苍生百姓，这个道理我想大家心知肚明的。新世纪前后，我带教了四位韩国医学博士有5年之久，现在都已回国当了教授，在顺天大学、圆光大学等执教，猥承不弃，常来上海看望我，给我带来的礼品中有一次竟是一瓶生地黄汁，并说植物自然汁在彼邦采办甚易，临床习用。我既愕然，又转欣喜；唐宋遗绪，嬗递勿替！但有一点要预先声明：源流必须分清，自然汁的应用，源自我国唐宋，流及邻邦，不要再等几十年以后，想到要恢复传统中医特色时，再组织代表团到韩国去取经，学习他们自然汁应用的经验，不免本末倒置，有辱祖宗的。

编者按：潘华信先生浸沉中医数十年，博览历代名典，多有卓见，今起特辟此栏——“灵兰别蓀”。“灵兰”二字，取自《素问》首篇《灵兰秘典论》，泛指中医学、古医经。



少年时代听说俞平伯留学英国只留了两个星期我觉得又奇怪又有趣。我那时候读了不少朱自清和俞平伯的诗文。沉迷颇深，启迪也远。常常见爱说朱自清一九三〇年代留学英国之后的笔墨墨写《欧游杂记》《伦敦杂记》之前不很一样；俞平伯倒是从来不脱梅窗疏影的韵致，学养与文字都十分华夏，消受不了欧风欧雨该是情理中的事。他和傅斯年都是胡适的学生，一九一九年北大毕了业两人决定赴英留学，胡老师自然高兴，临行师生三人还先陪杜威到济南请学才转去上海搭轮船出国。

“平伯忽然於抵英两星期后回国”，傅斯年给胡适写信说。“他走得很巧妙，我竟不知道。我很怕他是精神病，所以赶到马赛去截他。在马赛见了，原来是想家，劝他下船回英，不听，又没有力量强制他下船，只好让他走罢。这真是我途中所最不快的一种经历”。傅斯年还说，“旧文学的根柢如他，在现在学生中颇不多”，他此次回国，“输入新知”的机会虽断，“整理国故”的缘份未绝，希望胡老师多多劝勉引导。俞平伯后来果然成才，五十年代大陆上批判他和胡适之的治学思想，我反而越发爱读俞先生的书。朱自清死得早，作品躲过大劫，却也渐渐钙化了。

俞平伯的字我尤其喜欢。去年五月，我托朋友在北京拍卖会上替我买到他写给苏联汉学家艾德林的那幅《牡丹亭杂咏》。那是潘亦乎的旧藏，我原以为此生很难再遇到老先生这样完美的墨迹了，没想到翰墨聚散之间，情缘还是有的。今年六月五日，上海拍卖会上竟

又出现俞平伯、许宝驯夫妇一九五九年致艾德林的两通信札，还附了六〇年一封明信片 and 六二年一个信封。俞平老信上说：“昆曲研习社积极活动，十月三日、八日在长安戏院参加建国十年献礼，演出全部《牡丹亭》，社中同志都很兴奋。我近作小诗，杂咏记中故事，另纸录奉一笑”。他说的正是在北京买到的那幅《杂咏》：《杂咏》下款题了“俞平伯识於北京一九五九年十月三日”；信札日期则是“一九五九年十月四日”；一日之隔的一封信和一幅字，经过漫漫四十六个寒暑，终於先后飘进我的书房聚首了！

在我，这是集藏游戏中一次美丽的姻缘。艾德林一九八五年七十六岁辞世，俞平伯一九九〇年九十岁息劳，他们经历过的红彤彤的年代都过去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苏俄汉学研究鼎盛，阿列克谢耶夫满庭桃李，二三十年代给拘捕了一批。反法西斯战争中又死了一批。五十年代的汉学祭酒说是艾德林和费德林了。艾德林早岁研究白居易绝诗，中岁专攻陶渊明，一九五八年常在古槐书屋与俞平伯“共读陶集，深有乐趣”。费德林不但精通古典文学，还钻研鲁迅、茅盾、郭沫若，跟艾德林合译过毛泽东诗词十八首，跟阿赫马托娃合译过《离骚》。

我刚读了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的中译本。也许是翻译生硬，也许是原本本来就单薄，艾德林的文章真是远远攀不上俞平伯的境界。俞先生给他的信上说：“苏联工艺精美，任何小品，我们都很喜爱。看到苏联的东西，更想起您的丰采了。”明明是沉郁政治气压下的客套话，老先生写来丝毫不减温润，跟他一手小楷一样从容，隐约还浮出他的老师周作人的淡雅。

一个，冰酒店，全世界就这一个，十二月建造，第二年六月便融化了。刘沙摄

版冰酒店的工程经理，他说由于今年雪下得早，所以冰酒店开工也早。现在是在边施工边营业，虽然吊灯还没装上，大堂的休息区也还在装修，但客房、教堂、电影院等都已竣工并已开始接待客人。托尼说，今年来Jukkasjvi村旅游的人特别多，已预订了冰酒店的有一万多人了……

虽然有那么多人等待，但我还是非常幸运地得到了在冰酒店住一夜的机会。夜里12点我领取了睡袋穿过大堂走进我的房间。那是一间被晶莹的冰、洁净的雪以及斑斓的灯烘托着的卧室，置身于这就仿佛走进了神话里的仙境，而床上的那张驯鹿皮则让我一下子与天地融为了一体。

于是，在这个难忘奇特的夜晚，我躺在北极圈以北200公里的这片冰雪上，想起了萨米人的格言：“冰雪是我们温暖的怀抱……”

月，便融化了。刘沙摄



以说明06版冰酒店还在建造中。

推开贴着驯鹿皮的冰酒店的门，里面便是大堂和吧台。同样与照片不同的是眼前的大堂缺一盏悬空而挂的吊灯，而大堂的后半部分竟如工地，两位工人正在用冰镐雕琢4把高背椅子。工人托尼告诉我这椅子是今年加的，因为如今来冰酒店的人实在太多，除了住的更多的是来参观的，不能体验睡冰床的感受，那么坐坐冰椅也是蛮有趣的。托尼将冰镐交给我让我也来试试，于是我放下相机拿起冰镐在托尼的指点下雕琢起冰椅子来，而托尼则在一旁为我咔嚓咔嚓地留起影来。托尼是06



读通唐诗 感悟唐诗

——读赵昌平《唐诗三百首全解》

胡子林



刚读到赵昌平先生《唐诗三百首全解》（复旦大学版）时，心里是有个疑惑的。昌平兄致力于撰写《唐诗史》十数年，是为唐诗研究领域的高端项目，我等知情读者翘首以盼，盼得好苦，他何以舍得抽空去做一个解读唐诗的“普及”活儿？

等到读完“全解”，读完他的唐诗研究论文集《赵昌平自选集》，我知道了，解读唐诗，撰写唐诗史，在昌平兄，是同一件事——感悟唐诗——的两面。解读唐诗，他所希望于读者的，是能借助解读，把唐诗读通，进而有所感悟，如若还想进一步研究唐诗，也有了阶梯；撰写《唐诗史》，他就是以自己对于唐诗的独特感悟为基础的，对前人的观点他不愿人云亦云，他希望从对诗和诗人具体的感悟中形成自己的研究个性和见解，从而建构整部唐诗史的理论框架。

他把为读者解读唐诗三百首，也当作自己撰写唐诗史的又一次沙场练兵。

对诗的感悟，历来有“以己心印诗心”的说法，最著名的就是“以禅喻诗”了。昌平不反对这样的说法，并认为这是读诗的高境界。然而，知禅理者能顿悟诗心，无不有厚实的“积学”打底。舍“积学”而论印心、顿悟，“狂禅”者多，痴人说梦者多。加之近数十年来，青年学人多有向他“同学”者，他发现，许多人的通病是低级别的，那就是误读唐诗，连堂堂硕、博学子亦不能免。“以禅喻诗”的时代远未到来。于是有了这本赵氏《唐诗三百首全解》。昌平选择清代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为底本。蘅塘退士当年选诗，以“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为标准。这样的选择遭遇了不断的批评，近年以来，“新选”唐诗三百首也是层出不穷，但这本“伪童蒙而习之，至白首亦莫能废”的童蒙诗选本，却因其典雅晓畅明丽、易懂易记易解，成为初学者的首选，历时三百年而光景常新。昌平看中的也是这一点。

昌平解读唐诗三百首，分注释、语译、赏析三部分。他把这三部分的功能归纳得十分精辟：“注释以实其基，广其识；语译以通其脉，顺其气；赏析以博其趣，擷其神。”而且三方面均有特色。于注释，他泛览《唐诗三百首》问世以来的各家注本，对其中的失注、误注予以匡正。于赏析，他不就诗论诗，而是尽可能介绍一些唐诗的历史文化背景，特别是他把不同诗人作品对照解读的方法，给人诗史流变的印迹，读者有幸了，在这里就已闻到《唐诗史》中的气息。

还有就是“语译”，对诗的“翻译”。这事过去几乎无人系统做过，也是昌平最不想做却花了最大功夫的。盖因诗不可译，一译便韵味顿失。这一次，昌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目的无他，就是想帮助初学者读通唐诗，贯通诗脉，从而于吟哦记诵之际去捕获独特的感悟。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10年前的一个冬天，北极圈内一个叫Jukkasjvi村的村民突发奇想，用村边Torne河里的冰块堆了一间50平方米的冰房子用来作为行人的驿站。这个创意立刻传遍全世界，Jukkasjvi村顿时成了这个地球上又一处让无数人神往的地方，尽管当时Jukkasjvi村周围全是冻土而寸步难行，但冰房子充满童话般的诱惑足以让这个世界上最上物欲横流的人们涌动起暂时回归或者寻找一下心灵宁静的希望。

2000年Jukkasjvi村的冰房子正式以冰酒店的名义向世界开放，这时的冰酒店规模已是当初冰房子的10倍，共需3000吨冰块来砌成。冰酒店里有能容纳100多人睡觉的冰客房……虽然冰酒店的历史不长，但就在这短短的几年中却留下了许多显赫的声名。

冰酒店最为神奇、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每年的初春。那曾经的晶莹剔透，那曾经的灯红酒绿，那曾经的冰清玉洁，那曾经的如诗如画以及冰酒店里所有令人缅怀的、令人激动的、令人幻想的日子都将融化于阳光明媚的春水之中。待到来年的冬天，当积雪再次覆盖Jukkasjvi村的茫茫原野，冰酒店这个被誉为苦寒中的“温馨岁月”又将开始它童话般的浪漫……



2006年12月的一天，我亲眼目睹了一回06版冰酒店的“诞生”（见右二图）。我从瑞典北部名城基律纳抵达Jukkasjvi村时已是中午时分，一下车便看见了一栋白色的冰雪建筑伫立在茫茫雪原上，看上去形状就像是一顶巨大的白色帐篷……冬日里难得一见的晚霞悬在苍茫阴瑟的天空，即将隐去的一丝红云萦绕在冰酒店的白雪中，使这个伫立在凄冷之中的“冰雕”有了一点点暖意……跟我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的冰酒店门口刻着Icehotel字样的冰块还没有立起来，这足

同济大学是由德国医生宝隆创办的，前30年一直按照德国的培养模式办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同济大学任教的德国教师几乎都回国了。之后整整40年，同济大学与德国一点关系也没有了。恢复与德国的传统联系，重新开启中德文化交流的窗口，并且使这种传统联系更加发扬光大，是我国改革开放创造的机遇，是同济大学以李国豪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不懈努力的结果。

1978年的春天，改革开放的春风浩荡，中国向世界睁大了探索的眼睛，发现与科学前沿的距离越来越大了。当时李国豪校长提出了同济大学办学模式的“两个转变”，即向多学科大学和国际化大学转变，在全校引起强烈反响，学校迅速向教育部呈报申

请，要求恢复与德国的传统联系，恢复采用德语教学。

教育部收到申请后非常重视，但这件事涉及国家方针政策，除了与外交部商得一致，并征求上海市的意见外，教育部专门向国务院递交了请示报告。报告中写道：同济大学最初是德国人创办的，在德国科教界仍有一定影响。方毅同志在接见西德科教部国务秘书和西德各州教育部长会议主席时，谈到同济大学恢复用德语教学的传统问题，对方表示赞同，态度积极，愿意合作。据悉，西德外交部也就此事专门开会作了研究。教育部的报告送到国务院，

方毅同志批转邓小平、余秋里、耿飚、王震、谷牧、康世恩、陈慕华、8位副总理均表示同意。中国教育界这一划时代的重要事件拉开了大幕，1979年春天，应洪堡基金会邀请，李国豪校长率领学校代表团首次

出访西德，获得丰硕成果。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一直关心同济恢复与德国联系之事，他随后到学校视察时说：德国很值得我们学习。德国的科学基础雄厚，出了不少人才。我们的科学技术要上去，光学习美国不行，还要派人到德国。闸门一旦打开，积蓄的潮头奔涌而出，对德交流合作蓬勃开展起来。国家在同济大学设立了留德预备部，全国公

派留德学生都到这里来培训德语，20多年累计培训了数万人。在德国成立了“同济之友协会”。

由于李国豪校长在重建同济大学与德国传统联系中的贡献，德国政府在1987年同济大学建校80周年之际，特别授予他一枚“大十字勋章”，这是专门表彰对德交往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人士的。10年以后，同济大学继任校长吴启迪教授也因为在开展中德文化和科技交流中的成就，被德国政府授予“大十字勋章”。一所高校两任校长都获得这一荣誉，在我国是绝无仅有的，可说是同济大学对德交往中的佳话。

明起刊一组《大词典小故事》，介绍《英汉大词典》编写中的事例。



夜光杯